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9B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葺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愍，情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覲，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盾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斲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

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

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

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

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

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識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識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

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舉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可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

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或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

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往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徧，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閒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開，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

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

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一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一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一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一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旣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旣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旣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

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

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戡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

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

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一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警十三句，言有警有警，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嗶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

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滌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甯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滌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閒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滌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盾子正德得之書櫃中，裝製案冊，手澤燦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

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勵，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

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閒，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甯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賞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賈檄人乃參政季敷，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

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甯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慕士定與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問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母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燕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

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甯。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

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

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固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 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 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穢，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慚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 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甯，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熒熒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 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

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熒熒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憲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飭家衆以字盾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憲，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

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東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

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歷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覩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二鈐東下人，謹守

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甯，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甯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卽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卽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

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閒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卽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卽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

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書

一

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來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飽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閒，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書上。書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克，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諭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剽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

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諭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榔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閒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榔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閒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未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耶？所云龍川，亦止洄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卽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卽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閒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洄頭，且半月矣。洄頭賊首池大

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閒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泃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水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泃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閒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尢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

示，區區庶可善處也。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船頭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閒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尤未能徧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

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惠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疴，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

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

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驚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嶽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

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疏，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

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闔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餼。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卽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旣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

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閒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道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

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勿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掄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

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疴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勞，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日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鶩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閒，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

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閒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

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疴瘳，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舍刻於無涯矣。昏懵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閒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仰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賞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

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寃，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

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卽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甯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閒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之隘，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

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閒，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法，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尙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尤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遂庵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閒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誦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

大慙，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本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況其外之殷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

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天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不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閒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尤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書

二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在上，澤溷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 祖宗之舊章，弔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洵洵。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

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榜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翦除而益猖獗。夫味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防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

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尙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爲而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尙書。其閒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躐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閒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

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 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 聖明，庶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 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 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 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節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奏。聞，伏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甯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

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甯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險人因而點綴，撥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眞僞難辯，無憑查考。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旣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 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甯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 朝廷必

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著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贊奏 聞，伏候 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託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戡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徵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人，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

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夫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返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

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太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

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閒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敍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託之詩。

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政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未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汲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

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大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埽爾室宇，具爾蕩樂，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夫，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眞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濫

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大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甯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

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酬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

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執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迫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閒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并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閒，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亦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吾其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

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資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郭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著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賍。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

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諸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柳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懷。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洄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輦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人，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

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匡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母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楊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僇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輿。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

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卿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猺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軀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砧，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甯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

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躄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甯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遘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沈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甯府推官馮衡，南甯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甯，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刀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甯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過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序記賦詩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閒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甯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闇闇內光，因歎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

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翼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閒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

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子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關，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眞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

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闈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而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燿，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雷雨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礪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媼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

名父踈請不已。太孺人曰：「一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沈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

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連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敍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立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道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感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

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迹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甯，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

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溼而土疏薄。接壤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獠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多加。而嶺廣之民至今不減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閒。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案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

愛之如一曰。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燿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閒，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結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水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

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甯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閒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

求其世，則陳民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甯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賂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閒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

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歎，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賢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治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

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溼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

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贇斥爲柳州司戶。贇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閒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閒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閒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餞飲之

情也，故此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

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一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道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褻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

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勒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翦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歎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歎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

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劑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

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隳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閒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閒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肩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

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圯，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觀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閒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已意創爲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

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欵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旣橫且縱，掄掄颯颯，洶洶融融。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一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

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翹翔而將返於浦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壩，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澗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閒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慴霆擊於耳，曠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汨汨，澎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篴，作止疾徐，鐘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嘒者，翁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啾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始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矍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

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一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圜。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杳嶂連天。凝華積鉛。嗟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谿迴路轉。忽然當之。卻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岫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躡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綺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鬱。

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

巖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雁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谿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皋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王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

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尙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谿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甜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

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鐙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疏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谿圖郭生作濂谿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潑灩暗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眞畫圖。谿風欲雨吟隄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

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巒岼頽有泚。俯窺蛟龍窟，匍匐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徧巖壑，簷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慙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荊。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顛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蟻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邊谿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小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鈎。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谿鳥疑。竹裏清醅

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閒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閒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閒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谿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閒關。谿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干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谿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想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舵移山律回陽，世閒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

紫電日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眞。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徧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

續編五

公移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 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

凡三十

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剿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剿。」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剿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修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

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著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敦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莊兵，零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莊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卽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剿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艮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剿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俟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卽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剿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
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李敷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筍，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剿，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託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二年六月
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李敷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日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剿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李敷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剿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

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沈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卽便不分晝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境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剿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筭該縣鄉夫卽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剿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剿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剿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蘖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剿咨

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剿事情已該兵部議奉 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剿即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剿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

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剿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剿，仍希由咨報等因。一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奪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卽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
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甯

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遂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省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轍，

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甯靖，旣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天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卽合擊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剿截之

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剿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賁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修理，合委知府李敦邢均，不妨府事，督修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修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

計督修，「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卽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 敕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剿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修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卽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 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六月二
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 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
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剿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舡爲站舡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賁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瞻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

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經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 敕諭

七月二
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 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剿，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剿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甯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遞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 成命徵兵協剿，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尅期防剿，并將應剿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

統糧餉何處措辦，住筭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日
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著落當該官吏，卽將齎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剿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剿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 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剿，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剿，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干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間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前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剿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
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

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剿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一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筭，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剿，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剿。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
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 命提督軍務，征剿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
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汴，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熾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

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汴前往南韶，住劄嚴剿，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 敕諭

十二月
十二日。

節該欽奉 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徭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 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 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 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

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州、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
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旣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

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 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

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贖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與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開。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

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況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尚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一，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甯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

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 敕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部御史王 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甯之日，照舊等因，題奉 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 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齎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

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齎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
嘉靖六年十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閒，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共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尙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

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
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中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
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
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

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徇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此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甯冠帶筭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一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甯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甯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一呈詳到院，

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甯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 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 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大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黃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一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邇年黃冊及審各日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姿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

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 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 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即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挫折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尙，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卽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其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修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訣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今批行事理，卽將本官分

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
十六日。

據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地方，深入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著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
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卻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甃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

兩動支。一看得，賊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修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修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卽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修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風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尙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尙。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
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猺獞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剿撫仙臺白竹諸猺牌

三月二
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剿，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

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官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剿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盾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剿不獲，至於再，再剿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遺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

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剿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狡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盾宗等，又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

爭推選衆所信與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甯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旁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

紛然中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徧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其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著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卽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錄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獠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瓛牌

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瓛，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

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戶屠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會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剿事宜牌

五月十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甯鎮撫朱鈺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剿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剿，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

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甯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據南甯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旣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齎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卽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修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

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卽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剿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剿除稔惡，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

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剿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卽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卓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筭付

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漆呈，一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皋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剿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

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 欽依，勸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 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剿，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盡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冉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盡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一呈詳到院。爲照彭盡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卽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盡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 題外，合就遵照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筭仰官舍彭盡臣先行冠帶，就彼望 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有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日，聽調剿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日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日兵人等，查照單開等項，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日，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蠡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
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為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運赴三里地方，各目筭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徭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即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

塞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尙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甯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甯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況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隳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勤矚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甯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況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卽行南甯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一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一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鏊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甯

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鏊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數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甯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客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參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同知陳志敬。林寬。推官馮衡。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盾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贖照本爵欽奉 敕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卽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一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 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甯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卽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

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
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賍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 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甯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獠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
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

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黻，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甯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旁，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煙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

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筭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甄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甯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記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卽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甯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道。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陽明全書

卷之三十

續編五

公移

五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公移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
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
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況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悞，致有他虞。仍管糧行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

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擊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餘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筍吉安府，隨兵進勤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

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掄；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
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
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關規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齋牌前去該縣；

著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惶惶，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著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甯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日
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揜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道。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
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那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債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節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
六日。

照得甯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

清查甯王井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卽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乃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徇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

八月十
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逵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
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甯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

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 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 奏報，江西甯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叛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 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筭把截。今 特命爾照依該部會 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往筭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叛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 恩典。不許乘機挾讎，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 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

地方甯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甯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赴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雇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甯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甯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

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甯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照得甯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甯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崗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

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一欽遵。爲照甯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甯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卽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鈐文冊，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日

照得江西大亂，勤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甯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 二班徐璉、戴德孺。
- 三班曾瓊。
- 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勤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輾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

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會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著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領管，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尙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甯王莊田碁屋湖地，并甯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卽便收貯所在地。

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甯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楸

覲鉞

拱櫟

宸洧

宸瀛

覲鑣

宸汲

宸湯 宸瀾

宸澹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

略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

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

賢一

朱會价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

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趙氏、萬氏、鍾氏、徐氏、宣氏、張氏、張氏、陸氏、

蔣氏、陸氏、趙氏、王氏、王氏、李氏、朱氏、鄭氏、陳氏、徐

氏、劉氏、何氏、張氏、祥瑞、王氏、錦英、王氏、徐氏、周氏、

周氏、桂祥、陳氏、春受、劉氏、顧氏、陳氏、婆氏、王氏、艾兒、

碧雲、劉氏、申香、異蘭、愛蓮、彭氏。

小火者二口：樂秋、樂萱。

馬八匹。金册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為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為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為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

吏因循，禁防廢馳，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鬧，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 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 駕

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甯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甯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甯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甯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道。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庫，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甯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

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一到院爲照江西甯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即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日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甯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
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甯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僞，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

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卽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擊平民，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卽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
十一日。

照得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豬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

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
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掙，不干已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甯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況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甯靖，兵衆旣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騫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甯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

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甯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掙，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
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正德十五年
三月初四日。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一

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
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甯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
調兵快，召募四力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復具本奏
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
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
云。照得江西逆賊，旣已擒獲，逆黨已經翦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
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
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
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
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
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
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
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
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

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

府知府林斌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

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

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

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泌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甯州知州汪

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昌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

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

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

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瑛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

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甯

縣縣丞張翱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

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縣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

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

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

黃繡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

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

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珉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

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堯昌 南昌府知府

鄭瓏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

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
帖，一節該 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 社稷，得罪 祖宗，茲特命
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
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一已經依
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
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楦，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
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甯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
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 奏外，竊
照宸濠謀危 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
軍門統領六師，奉 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
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 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
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
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
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

奏繳鈎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十日

照得江西鄱陽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尙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巡該道，密切齎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雇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拏平民，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

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 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
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間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

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中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家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卻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致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

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

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擊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著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讜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甯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
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鈴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 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

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項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著，哨營可以擊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卽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一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卻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實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蹟。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往彼地，

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水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日。

牌仰典史徐誠，卽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剿，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剿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剿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

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千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剿，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

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尙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況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得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旣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旣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棕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顧似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梳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

舍人王翬齋奏，卻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卻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翬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

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 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 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笆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 奏。毋再推延執拗，如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參究，尙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卽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甯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筭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卽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

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鈴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礮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上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辯別。

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想。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
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一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9B

